

本土自古以来极其神秘的职业——“逐货师”就此曝光
传承一千三百多年的古老职业，比鉴宝“掌眼”更高一级的存在
他们的使命，就是追逐世所罕有的货物

奇

VI 忽汗城

唐小豪
著

作

历尽艰辛，刑术等人终于抵达金雕部落，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而庵古的身份却让大家越发疑惑。他，究竟是谁？和忽汗城有什么关系？
一把封冥刀，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竟然使乌拉尔汗部与金雕部拼死相争上百年？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奇

VI 忽汗城

唐小豪
著

備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奇货. 6 / 唐小豪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 8

ISBN 978-7-5057-3777-8

I. ①奇…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59947号

书名	奇货. 6
作者	唐小豪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规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21印张 361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777-8
定价	32. 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第一章	盖谋	001
第二章	卷轴	008
第三章	慈悲为怀	015
第四章	乌拉尔汗的源头	023
第五章	部落禁地	030
第六章	湖边的通道	038
第七章	密码日记	046
第八章	诡雷	053
第九章	置之死地	060
第十章	三岔路口	067

第十一章	夺命雪路	074
第十二章	剩下的人	081
第十三章	欺骗	088
第十四章	契丹先知	095
第十五章	渤海之子	101
第十六章	归来	108
第十七章	金眼狼	115
第十八章	魂烙	122
第十九章	魂烙的族群	129
第二十章	妖怪	136

第二十一章	水下的黑影	143
第二十二章	山里山外	150
第二十三章	活路还是绝路	157
第二十四章	龙牙虎齿	164
第二十五章	谜团背后	171
第二十六章	千尸壁画	178
第二十七章	雪山战场	186
第二十八章	阿尔泰的王冠	193
第二十九章	撒开的网	200
第三十章	冰葬地	207
第三十一章	上钩	214
第三十二章	老姜	221
第三十三章	矛盾的计划	228

第三十四章	庵古的恩人	235
第三十五章	掌戎逐货师	242
第三十六章	历史上的围剿	249
第三十七章	镖师	256
第三十八章	叶落归根	263
第三十九章	先知的神迹	270
第四十章	面具下的脸	277
第四十一章	忽汗城真相	284
第四十二章	先知的后人	290
第四十三章	祖师爷	297
第四十四章	秩序与底线	304
第四十五章	水底怪人	311
第四十六章	黄雀	318

〔第一章〕

盖 谋

1934年春，蒙古草原腹地。

刑仁举前往四川寻找西南铁唐家的后人前一年零三个月。

刑仁举被五花大绑扔在一个深达两米的土坑内，在土坑旁边站着五个彪形大汉。他们团团围住土坑，将手中的长短枪支对准坑内无法动弹的刑仁举。

“那个洞里边有什么？”

“下面是不是有古墓？”

“你是什么人？”

.....

面对五个土匪提出的问题，刑仁举也不回答，只是闭上眼躺在坑中，感受着冻土层之下透出的些许暖意。他的耳朵完全听不到土匪们的吼叫，只有草原上肆虐的风声在回响。

刑仁举的“视死如归”让五名土匪有些束手无策，他们虽然很想直接把刑仁举给活埋了，但怕埋了他，又会失去那个神秘洞穴的线索，万一里边真的有什么金银珠宝呢？

否则的话，坑洞里这个家伙为什么会知道在这片茫茫草原上存在这样一个古怪又神秘，还往外呼呼透着暖风的洞穴？

土匪老二蹲下来，捡了块石头砸在刑仁举的身上，问：“喂，朋友，就当是你帮帮忙，好不啦？”

刑仁举慢慢睁眼，换了个姿势，笑着问：“你是上海人？”

土匪老二不耐烦地点头：“你这不是废话吗？听口音也知道阿拉是上海人。”

刑仁举干脆躺在深坑中，环视站在坑洞周围的其他四个人后说道：“看样子，你们都不是本地人。”

土匪老大也蹲了下来：“我是湖南的。”说完，指着老三道，“他也是湖南的。”

土匪老四用大拇指朝着自己：“老子是四川嘞。”

刑仁举看向最后一个也是个子最矮、看着最文弱的一个：“你呢？你是哪儿的人？”

土匪老五看了一眼老大，有些腼腆地回答：“我是广东人。”

刑仁举点头：“两个湖南，一个上海，一个四川，一个广东，而这里是内蒙古，看各位的模样，在这里至少待了一年了，基本上过的都是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不过你们当中有一个，肯定以前干过盗墓，但并不精通，充其量只是给盗墓贼打过下手，我没说错吧？”

刑仁举话一说完，四个土匪都一齐看向老四，老四也是略微吃了一惊。

老四反问：“你咋个晓得？”

刑仁举笑道：“因为刚才问下面是不是古墓的，就是你。正常来说，即便是看到我 from 里边钻出来，也不会有人想到下面会有古墓。而且，我还知道，你们五个当中，至少有三个是军人，还是绥远地区杨爱源杨将军的部下。”

土匪老大、老三和老四一听，再一次蒙了。

老二紧盯着刑仁举：“这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我就觉得奇了怪了，就算你能看出来我们哥仨以前是军人，但也不可能看得出我们以前在哪个部队当兵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就简单了，我来内蒙古之前，就知道杨将军被阎锡山架空之后，他手下很多心腹都离开了。好多士兵因此自谋出路，你们三个的里面还穿着晋绥军的军服。”刑仁举又调整了下姿势，“还有，你们手中竟然有两支花机关，而且还是汉阳兵工厂仿制的，离这个区域最近的使用这种新式武器的军队，就只有杨将军的警卫连，你们肯定是警卫连的逃兵。”

土匪老大急了：“老子才不是逃兵！当年在榆关城下，老子中了三枪都没逃，要不是我两个兄弟架着我撤了，我肯定得再拖上几个小日本陪葬！”

刑仁举点头：“那就对了，那就是杨将军失势之后，你们担心受迫害才逃出来的，

然后当了土匪。”

老五马上道：“我们不是土匪，我们就是想混口饭吃……”

刑仁举看着老五，看得老五心虚，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最后干脆都变成了如蚊子一样的嗡嗡声。

老四看着老大，两人用眼神交流了一会儿，在老大点头默许之后，老四跳进坑中，拔出匕首，割断刑仁举身上的绳子：“这位大哥，对不住了，听你说话，肯定不是普通人，多有得罪。”

刑仁举活动了下手腕：“你们没对我下死手，说明你们也只是想求财，并不想害我性命，我知道你们也是被逼的，这样吧……”

刑仁举摸索着自己皮袄的夹层，摸了半天，摸了几片金叶子出来，直接递给土匪老大：“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只能留给你们这些，这些钱足够你们回老家，买房置地，重新开始生活了。”

五个土匪都很吃惊，互相对视着，土匪老大也没有去接，只是皱眉道：“财不外露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你就不怕我们真把你杀了，抢光你身上剩下的金叶子？”

刑仁举将那些金叶子放在地上，然后双手一展：“好呀，来吧。”

土匪老大迟疑了下，抓起金叶子，塞进自己的布袋中：“多谢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还不知道恩人的尊姓大名，是什么地方的人，以后兄弟们报恩也知道去什么地方找你。”

刑仁举俯身捡起自己的包裹，抖了抖灰尘，绑在身上：“我叫刑仁举，没有家，将来也不会有家，也不需要你们报恩，你们记住一句话就行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说完，刑仁举迎着风大步离开。

五个土匪站在那儿，看着刑仁举越走越远，土匪老大将金叶子摸出来，均分给其他四个人，然后问：“现在咱们有钱了，他说得对，这笔钱不少，足够咱们衣锦还乡了，以后你们怎么打算的？”

老二迟疑了下道：“我想回上海，我想继续念书。”

老三道：“大哥，咱们也回家吧，我早就想家了。”

老五想了想道：“我想先回广东，再去香港，我有亲戚在香港，我准备投奔他，然后跑船去。”

老大点头，看着唯独没说话的老四，问：“老四，你呢？你怎么打算的？”

老四则看向刑仁举离开的方向：“我想跟着那个人。”

其他人闻言，都很诧异，老大问：“为什么？”

“不知道。”老四皱眉道，“我以前对你们说过吧，我要往这边来，是因为我以前的师父说，我这命大利北方，说我会北方遇贵人，我不知道是西北还是东北，所以听你们说要来蒙古，就稀里糊涂地跟过来了。刚才遇到他，听到他说话，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师父说的那位贵人。”

老二笑了：“老四，你还真信你师父的话呀？你得多读点书，少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老五搭腔道：“对呀，四哥，你以前不还跟我说过，你们当兵的时候，有个人老说自己命硬，结果上战场第一天脑袋就被打爆了。”

老大示意大家都别说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老四想要跟着恩人，那是他自己的事。”

老四勉强笑了笑：“大哥，我家人都被刘文辉那个王八蛋给杀了，房子没了，地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离开四川的时候，就没打算再回去，所以，我决定按照师父的话走，大利北方，我去追随他吧。”

老大点头：“不过，人家会收你吗？”

老四狡猾一笑：“他会的，我有办法。”

老四说完，与其他四个兄弟分别拥抱，带着自己那可怜的行李，以及那匹走起路来都四下晃荡的瘦马去追赶还没有走远的刑仁举。

其他四兄弟在老四走后，也约定一起先回到最近的小镇，休息两天之后，再一起离开这片他们原本就不想久待的草原。

老四那匹马虽然跑得很慢，但也很快就追上了步行的刑仁举。在距离刑仁举还有两三米的距离时，他翻身下马，牵着马跑上前，与刑仁举并行在一起，直接自我介绍道：

“我姓唐，叫唐于道，刑师父，您收我当徒弟吧。”

刑仁举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下唐于道，笑了笑，也不说什么，继续向前走。

唐于道也不尴尬，只是笑了笑，再不说什么，但还是牵马跟着刑仁举。

又朝前走了大概一里路，唐于道牵着马走在了刑仁举的前方，又走了一会儿后，刑仁举停下来，问：“你是要跟着我，还是要给我指路？”

唐于道转身，咧嘴笑了：“刑师父，我知道，您要回到先前我们找到你的地方，因

为你还有事没做完，而且你不想让我们知道，所以，你在那个洞中趴了一会儿，听到外面的动静之后，又倒退了回来，故意让我们抓住。”

刑仁举面无表情地问：“你为什么这么说？”

唐于道立即回答：“现在才是辰时，这个季节这里的日出时间为卯时，你如果要找到那个洞口，在黑夜中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在日升之后进行，而我们路过那里，找到你的时候，也是卯时，换言之，你不可能早于那个时间段找到那个洞并钻进去。”

“好推理。”刑仁举脸上有了笑意，“你以前所跟的师父叫什么名字？”

唐于道迟疑了一下，道：“我师父叫图捌。”

刑仁举点了点头：“图捌，江湖人称地龙，是川北一带很出名的盗墓贼，抱歉，干我这行的，只要说到盗墓，必定会加个‘贼’字。”

唐于道只是微微摇头，表示自己并不计较，就连他师父图捌也不计较。他师父之所以名字中带捌，主要因为他是盗墓世家，很清楚干这一行有损阴德，担心用了真名行走江湖干那盗墓的勾当，会招来怨恨，还会遭受鬼神天谴，但死后又不想当无名鬼，所以在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便将真名写到符纸之上，吞咽入腹，以后就算是死了，也是有名有姓。

刑仁举又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图捌在多年前就已经失踪了，应该是六年前，‘民国’十七年的时候，传言说他死在了川西的崖墓当中，不知真假。”

唐于道道：“我也不知道，六年前我就离开了师父，师父不让我跟着他了，他说我的命格干不了那一行，说我心不重，手不狠，如果实在要做，让我去当几年兵，手里沾了血，挂了人命，再回去找他。”

“结果呢？”刑仁举笑道，“我看你还是练不到心重手狠吧？”

唐于道摇头：“在战场上杀人，和在其他地方杀人完全不一样。战场上，说到底，杀人就是为了不被人杀，但在战场之外，叫我为钱去杀人，我做不到。”

刑仁举继续朝前走着：“你是想告诉我，你是个善良的人，并不是坏人，所以我应该收你当徒弟吗？”

唐于道迟疑了好一会儿，才道：“我只是想跟着您学点儿东西。”

刑仁举道：“我这辈子只收过一个徒弟，也只会收那一个徒弟，因为当我的徒弟很惨，也许还会殃及后代。所以，你当不了我的徒弟，但我可以教你点儿东西，不过在那之前，我得问你，你知道西南铁唐吗？”

唐于道点头：“我知道，但我与西南铁唐无关。”

刑仁举摇头苦笑：“我还以为你会是，如果是，那我们真的是有缘分。”

唐于道问：“如果我是，你就会收我当徒弟吗？”

“不！”刑仁举摇头，“如果你是，我会立即与你划清界限，甚至有可能会在这里将你置于死地，这样一来，就不会影响我之后的计划了。”

唐于道明显一惊，但随即也笑了：“你不会那样做的。”

刑仁举冷冷道：“如果你真的是西南铁唐家的后人，我的确会那样做。”

唐于道忙问：“你和西南铁唐家有仇？”

“没有，我甚至与西南铁唐家的某人有交情。”刑仁举继续走着，“但我必须那样做，因为那是我的计划。”

唐于道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就不怕我将你所说的话泄露出去吗？还是说，你已经打算要把我灭口了？”

刑仁举边走边说：“你知道最完美的计划是什么吗？那就是计划中突然产生的变化，你就是。”

唐于道完全不懂刑仁举的意思，只是摇了摇头。

刑仁举不再说话，只是在前面领路。果真在不久后，又与唐于道回到了先前他们五兄弟抓到刑仁举的那个地洞口。

刑仁举站在洞口，看着唐于道问：“你认为这是盗洞吗？”

唐于道立即摇头：“不可能，这一带不可能有大型的地宫古墓，除非是传说中成吉思汗的陵墓，但绝不是这里。”

刑仁举点头：“那你之前，为什么要问我下面有没有古墓？”

唐于道回答：“我那是顺口问的，其实我当时真以为这是盗洞，真以为你找到了成吉思汗的陵墓，虽然是痴人说梦。”

刑仁举淡淡道：“这下面不是古墓，却是一个类似地宫的地方。是元朝初年所修的地下驿站，可实际上是挖出来用来侦查用的，将当地的古语换成汉语来说，就是‘盖谋’。”

唐于道蹲下来，看着那洞口：“什么意思呀？”

“实际上在当地的古语中只是一个字，但意思却是两个，在这里，‘盖’这个字，指的就是下面这个地下驿站，当时挖掘的时候，是直接挖出一个深坑来，再加固深坑，

将深坑表面重新覆盖，日积月累之后，地表就与周围的土地无异，只要掩饰好进出口，一般人看不出来，就算千军万马踏过，也发现不了。”刑仁举看着蹲在那儿的唐于道，“至于那个‘谋’字的含义，则带有谋划、侦查和预知的意思。”

唐于道扭头看着刑仁举，摇头依然表示不懂。

刑仁举继续解释：“简单来说，在元朝初年，当时的朝廷担心草原上有部落谋反，所以在草原各处都挖掘了这样的‘盖谋’，每一个‘盖谋’之中都住着三到五个斥候。这些人每天在日升前，都会离开，只留下一个人在盖谋之内，其余四个人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巡逻，巡逻到一定的距离再返回自己的‘盖谋’所在地，周而复始……

“因为这种盖谋在草原各处都有修建，加上斥候所负责的固定区域，这就大大减少了军队在浩大草原上巡逻的时间，也节省了人力。就算白天四个斥候远离‘盖谋’所在地，有叛军从那里经过，在‘盖谋’之中留下来的斥候，也会根据地面发出的震动来判断出敌军大致的人数和前进的方向，等他们离开之后，便会燃起狼烟，通知其他巡逻的斥候，其他人就会根据狼烟所在的方向，判断叛军前进的方向。”

唐于道听完后，问：“那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有‘盖谋’呢？”

刑仁举笑道：“说出来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

唐于道这才反应过来：“难怪，刑师父，冒昧地问一句，你为什么要进去？”

刑仁举道：“凭你的经验，你认为这里边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吗？”

唐于道沉思片刻：“也许有，毕竟这里只是一个类似哨所的地方，顶多有些从前蒙古兵留下来的兵器。”

刑仁举又指着洞口道：“你敢进去吗？”

唐于道毫不迟疑地道：“当然！”说完，他便解下了自己的包袱，“我跟着师父钻了那么多年的盗洞，比这凶险百倍的我都去过，这有什么好怕的？”

刑仁举点头道：“好，不过话说在前头，进去之后，如果真的有什么值钱的物件，绝对不能拿，你能做到吗？”

唐于道点头：“能做到！”

说完，唐于道便将枪和包袱扔进洞中，再俯身爬了进去，同时接过了刑仁举递给他的火把。

刑仁举等他的双脚消失在洞口之后，这才转过身拿出罗盘，对照着空中太阳的位置，默默地计算着方位。

〔第二章〕

卷轴

唐于道并没有爬多久便离开了只能容纳一人的洞穴，来到一个宽达百米的地下大厅之内。他举着火把站在洞口的位置，先是观察着自己前方的地面，确定没有任何机关之后，这才慢慢地上前，来到大厅中间，高举火把四下观察着。

“盖谋？”唐于道看着大厅中的石桌、石凳还有石床，又走到旁边的一个类似马厩，摆有马槽的草棚外，取下一根干草，放在鼻子前闻了闻，自言自语道，“真的是哨所？太奇怪了，闻所未闻。”

唐于道说完，朝着洞口看了一眼，发现刑仁举还是没有进来，他立即回到洞口，朝着外面喊道：“刑师父，里边很安全，你进来吧。”

“好——”刑仁举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唐于道听到回应之后，这才转身，沿着大厅的墙壁慢慢地走着，看着墙壁上那些蒙古兵用武器刻下的痕迹，推测着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许久之后，唐于道又回到了洞口，因为刑仁举还是没有进来，他只得趴在洞口，朝外面继续喊着，但这次的喊声让唐于道惊恐不已，因为他听出自己的声音再也无法从洞中传出去了，而是在其中碰撞着，最终又反弹了回来——很明显，外面的洞口已经被人封死了。

毫无疑问，这个人只能是刑仁举。

“刑师父！刑师父！你为什么要把洞口堵上？”唐于道趴在洞口拼命喊着，“刑师

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无冤无仇，刑师父！喂！刑师父！”

喊了许久，就在唐于道感觉到自己有些缺氧、脑袋开始迷糊的时候，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身后有什么东西。当兵出身的他立即拔出腰间的那支毛瑟手枪，转身瞄准，却在看清楚身后人的瞬间，大吃一惊。

因为站在唐于道身后的不是别人，正是明明应该在洞外的刑仁举。

“刑……刑师父？”唐于道吃惊地看着满脸微笑的刑仁举，手中的毛瑟手枪却没有放下，他甚至怀疑眼前的人根本就不是刑仁举，而是草原上的妖魔所幻化成的模样。

刑仁举俯身用火柴点燃自己手中的火把：“你胆子挺大的，我让你进来你就进来，你不怕我害死你吗？”

唐于道放下手中的枪：“一开始不怕，后来发现洞口被堵住了，就害怕了，到现在，我又不怕了，这个‘盖谋’肯定还有其他进来的路吧？”

刑仁举举着火把往里边走去：“我说我有遁地术，你信吗？”

“不信！”唐于道摇头，“我打小跟着师父走南闯北，见过那么多的怪事，大部分都是假的、人为的，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法术。”

刑仁举只是笑了笑，站定后问：“你认为这个地方，以前真的是哨所吗？有什么地方是不合理的？”

唐于道指着石桌、石凳道：“石桌、石凳不应该有，就算藏在这里的士兵需要，但以蒙古士兵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汉族人家中的摆设，他们大多是席地而坐，还有那石床也是多此一举。另外，这里的马厩更是奇怪，对了，刑师父，我之前就想问了，你说这里的士兵每天都会出去朝着四方巡逻，但他们的马怎么办？不可能放在草原之上吧，更不可能藏在这里，因为洞口太小，不要说一匹大马，哪怕是一匹小马驹都无法出入。”

刑仁举走到洞壁边缘，用手敲了敲墙壁：“这个所谓的‘盖谋’是用一块巨大的岩石凿出来的，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凿好之后，再滚入深坑之中掩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坚固耐用，不至于在遭受强大外力的情况下崩塌。”

唐于道也上前用手摸着，又将匕首插进墙壁上那些石块的缝隙中，发现果然根本插不进去——石块都是后来雕琢出来的，类似于浮雕。

唐于道又问：“刑师父，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刑仁举指着洞穴的顶端：“那里有一块活石，原本那块机关活石是为了逃命所用，

如果有人被封死在里边，可以踩在石桌上端，打开活石，再挖掘上方的泥土逃出去，但因为地质变化的关系，如今活石上面出现了一道裂缝，我就是从那里跳下来的。”

唐于道马上跳到石桌上，举着火把看着那个洞口，然后用手去拨弄上面那块石板，果然很轻松地就能打开：“太神奇了，蒙古人在那个时代竟然就有这种技术了。”

刑仁举摇头：“这不是蒙古人的技术。”

唐于道问：“那是谁的？”

刑仁举道：“我说了你也不认识。”

说罢，刑仁举从自己的包袱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卷轴来，随后示意唐于道从石桌上下来，自己再小心翼翼地将石桌上的灰尘抹去，再将卷轴放在上面，左右四下调整了方位后，后退几步，看着石桌上的卷轴笑了。

唐于道看着卷轴，又看着刑仁举，问：“刑师父，这是什么？”

“一个错误的线索。”刑仁举淡淡道，“或许会害死很多人，但是那没关系，只要能隐藏住奇门的线索，我做什么都行。”

“奇门”两个字从刑仁举口中说出之后，唐于道浑身一震，但他并未问什么，而是看着刑仁举跪下，朝着那卷轴磕头，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赎罪一样。

许久，刑仁举起身来：“走吧，我们可以出去了，谢谢你助我一臂之力。”

唐于道看着卷轴，点了点头，然后作势要搀扶刑仁举上石桌。

刑仁举则道：“你先上去吧，刚才我让你先进来，现在也该让你先出去。”

唐于道摇头：“刑师父，您先请吧。”

刑仁举只是木讷地摇头，坚持让唐于道先离开，唐于道见他那么坚持，只得将火把插在一旁，率先踩着石桌，避开石桌上的那个卷轴吃力地爬了上去。

唐于道爬上去之后，将绳索放了下去，等刑仁举抓紧之后，再奋力将其拽起来。

刑仁举抓着绳索，朝着上方的洞口攀爬而去，加上唐于道在上端拉拽的关系，毫不费力就来到了洞口。就在刑仁举双臂依托着洞口想要起身的时候，额前突然被一支手枪顶住。

刑仁举依托在那儿，抬眼看着持枪的唐于道。

此时的唐于道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先前的谦虚和尊重消失不见了，满脸都挂着贪婪和冷漠：“给我。”

刑仁举摇头：“你要什么？”

唐于道冷冷道：“你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刑仁举点头，吃力地将包袱取了下来，放在旁边：“现在可以拉我上去了吧。”

“我还要那个卷轴。”唐于道指着下面，“你下去拿给我，再扔上来。”

刑仁举摇头：“我要是那样做了，你就不会再拉我上去，肯定会将我埋在下面。”

唐于道看了一眼洞口所在的那个长达十来米的地面缝隙：“这个缝隙这么长，这么深，我可没那么多工夫挖土来填，我说话算话，你只要给了我，我就放你走。”

刑仁举叹了口气：“其实你回来找我，就是因为我拿出了金叶子，也判断出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不简单，所以，你想跟着我，找机会发一笔横财。”

唐于道看了看四周：“别废话了，赶紧下去给我拿卷轴，快点！”

刑仁举看着唐于道，认真道：“那个东西你拿着没用，就算你解开了上面的秘密，也没什么好下场，我刚才就说了，那是个错误的线索。”

“追查上面的线索我不感兴趣。”唐于道冷笑道，“但我可以卖给有兴趣的人，天下间，只要知道奇门的，谁不想找到它呢？”

刑仁举苦笑道：“果然，你也知道奇门。”

“我知道你是逐货师，只有逐货师才会去找奇门。”唐于道活动着自己的脖子，“我以前是个盗墓的，当然也听过奇门的传闻，只是我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要不我也不会去吃皇粮当兵。”

刑仁举用戏谑的语气道：“但你当兵都当不好，最终当了土匪。”

唐于道朝着刑仁举身旁的地上开了一枪：“别侮辱我，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万下次再手抖，恐怕子弹就会在你脑袋上开好几个窟窿。”

刑仁举直视着唐于道的双眼：“好，我下去取给你，但是你别后悔。”

唐于道用还在发烫的枪口碰了碰刑仁举的脸颊：“只要有钱，做什么我都不后悔，快去吧。”

唐于道正说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传来。他立即抬头，看见不远处的山坡之上扬起了大量的尘土，他立即起身，手搭凉棚看着，随后便看到数匹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在其中一匹后，似乎还拖着一个什么东西。

“坏了！是马胡子！”唐于道立即蹲下来，“你快下去，我也下去！”

刑仁举笑了，摇头：“原来你怕死呀，可是我不怕，我不下去，有种你打死我！”

唐于道举枪瞄准了刑仁举，吼道：“我叫你下去，快点！马胡子来了，我们都得死！”

“反正你也要杀了我，不如和我一起死！”刑仁举笑道，“这样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不是吗？”

听刑仁举这么一说，唐于道这次是真的起了杀意，举枪瞄准刑仁举的脑袋。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时候，远处奔来的一匹马上的人，举枪就射，直接打掉了唐于道手中的毛瑟手枪。

唐于道的手枪脱手后飞了出去，落在地上。他也顾不上刑仁举，捂着发麻的手就朝着手枪的方向跑去，就在他快要跑到手枪跟前时，一条长鞭挥了过来，卷住地上那支手枪，再一拉，手枪直接被拽到了长鞭者的手中。

唐于道僵在那儿了，维持着那个俯身拿枪的姿势，而奔来的马群也顿时分成了两拨，一拨围住了刑仁举，一拨围住了唐于道。

唐于道缓缓，平了平自己的呼吸和情绪，这才慢慢转身，挤出笑容，看向为首那个穿着旧式北洋军军服，手中提着一支步枪，马背后兜边上还挂着另外一支步枪的大胡子，毕恭毕敬道：“马爷。”

唐于道刚说完，便看到了马胡子所骑的那匹马身后拖着的那个东西。那是个人，而且还是与唐于道在几个小时前告别的土匪老大。

唐于道看到土匪老大的时候，傻眼了，因为土匪老大上半身已经被扒光了，血肉模糊的胸膛上还有好几个弹孔，明显已经死去很久了。

远处的刑仁举依然趴在洞口，小心翼翼地看周围那些土匪，大致数了下，他们一共有8个人，能看见的至少有13条枪。

8个人，13条枪，硬斗连半成胜算都没有，特别是在地面上。刑仁举闭眼在心中思考着对策，以及使用了相应对策之后会带来什么结果。

“砰——”马胡子转身朝着土匪老大的尸体开了一枪，尸体被子弹击中之后，浑身一颤，吓得唐于道也是浑身一颤，好像那颗子弹击中的不是尸体，而是他。

“你是……老四对吧？”马胡子的枪口冲着唐于道，“你们这个窝叫什么名字来着？叫什么晋绥五杰？你是老四，四爷！大家叫四爷！”

马胡子的那些手下哈哈大笑起来，唐于道头也不敢抬，使劲闭着眼睛，他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吃一颗子弹。

马胡子拍马上前几步，来到唐于道身旁，用枪管支在他的下巴处，将其脑袋抬起来：“看着我，回答我一个问题。”